

少 鴻 著

男人的欲望

男人的欲望

少 鸿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274,000 印数，1——15,000

ISBN 7—5404—0439—6

I·357 定价：4.70 元

编辑的话：

男人的欲望、男人的追求是什么？金钱、女人、封妻荫子；事业、成就、建功立业。或者说，生活是复杂的，不能用一道简单的公式去套取男人的心理，否则这世界就变得太单纯了。本书以简洁优雅的文笔着力勾勒出一位处于改革大潮中男人的复杂形象。他从乡村走来，凭本事，凭机遇，凭三寸不烂之舌，从报导员到登上一县之首的宝座，仕途不谓不畅达。他从乡村走来，凭容貌，凭气质，凭男子汉的魅力，俘获了质朴的村姑，臣服了高傲的“公主”，小日子不谓不适意。不过他走的确是一条明明白白的充满艰险的小道，较有希望达到顶点的小道。

十九世纪司汤达的伟大在于他把于连奉献给了读者，今天我们把古铮引进文学的画廊，这号人物如何评价，有什么审美意义，自然寄希望于读者的公正论断。

谢谢大家的合作！

第 一 章

1

一只狗蹲在山巅上。

天空阴沉。灰蒙蒙的、轮廓模糊的云层布满整个苍穹，低低地垂在险峻的山头上，仿佛一伸手便可撕下一块来。群山莽莽苍苍，呈黛青色，山巅要比山根颜色深。远远望去，衬着灰白色的天幕，狗的剪影十分清晰，很久，很久，也不见它动一动，就如长在山巅上的一块兀立的巉岩。

狗是条黑狗，除了两眼之间的额骨上有块白斑外，通体溜光乌黑。它坐在自己毛茸茸的尾巴上，后肢盘曲，前肢笔直地撑着身子，木然不动。两只棕色的眼珠瞪得溜圆，望着远方。一只半耳朵——左耳只有半截——支愣愣地竖起，偶尔微微地扇动一下。

风呜呜地低号着掠过这青云山之巅。狗的黑毛波浪似地一层层掀起，现出贴肉的一层浅灰的绒毛。

它似乎是在欣赏风景：它屁股下是块巨大的岩石，石壁上

爬着青苔，由于天旱，已干裂萎缩得剥离了岩石。巨岩四周长满茅草，草又被蛛网般的莺萝藤葛网络着。稀稀的几株杂树孤立其间，梢秃叶枯，要死不活的样子，却在风中不住地乱摇，根部的泥土被摇出喇叭形的口子，往下走百十步，山体蓦然膨大，并向四周延伸出四条山梁，山梁下边是一片连一片的杉林、松林或杂树林，间或几个荒山坡。由近往远看，一道道山岭绵延不绝，直到天的尽头。大大小小的山头参差不齐地排列着，一层若有若无的迷雾似的蜃气氤氲在山谷沟壑里，使得它们有些象冬水田里翻出水面的犁坯。天，云，山，狗，都凝固着，浑然一体，弥散着浓厚的苍凉的气氛，透着一股古远神秘的意味。

狗庄严地眺望着初秋时节的群山。草叶树枝在风中划出丝丝的金属的声响，它认为那是山的灵魂的声音。山千年万代地凝铸着，沉默着，不能象它和其它生灵那样无拘无束地跳跃、奔跑，那样痛快地或痛苦地狂吠，有多么不幸呵。可是这不幸里似乎有一种伟大而令它肃然起敬的东西，要不它为什么这样喜欢默默地瞻望它们呢？它沉静而细致地观察过多少回，记也记不清了，但常看常新，山每一回都呈现出一些它捉摸不透的东西，供它沉思和忧伤。这时候，狗就觉得自己多么渺小，多么轻狂，多么让山看不起。它崇拜着山的肃穆、山的神圣，感觉着一种永恒的存在……漫漫无涯的岁月呵，令它真想仰天长嚎！

狗正经历着快乐的忧郁，突然从风与草叶树枝磨擦出的单调不变的音乐中捕捉到一种异响。它的耳朵警觉地抽动了一下。风从南边来的，那异响自然也在南边。它随即将头扭向南边，眸子深处一闪，射出两道寒光……嚓嚓……那声音又出现了，

极其轻微，小心翼翼地潜伏在风声的背后，但别想从它的耳朵边溜过去。狗兴奋地眨眨眼，它分辨出，那是一头野猪踩断一根小树枝的声音。接着，它抽动着紫黑的鼻头，嗅到了一丝恶心的膻味。是老对手的味道，它嗅得出，呵，对这味儿它可是太熟悉了！狗激动得抖抖全身黑毛，伸出温热的舌头舔舔有点干燥的唇，绷紧了每一块肌肉。骨头缝里有些发痒了，全身已为一个欲望充满……可是且慢，别把那家伙惊跑了——它晓得它来干什么，北边山梁那边有块红薯地，这儿是必经之路——先蒙住它再说，那家伙胆儿小呢。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身子朝向北方，垂下头，一心一意地舔着前腿上的一块伤疤。

狗的判断没有错。那野猪正躲在不远处的一蓬灌木丛里，粗长的嘴巴抵着地面喘着粗气，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好，犹疑不决。它短小的尾巴卷着一个圈，蟹青的拱背上长着又粗又深的鬃毛，结了一层污垢的耳朵支愣着，从唇边伸出的两颗长獠牙上挂着几根茅草，红红的小眼睛，既仇恨又惧怕地瞪着山顶的狗。它肚子瘪瘪的，饿极了，本想到那边红薯地美餐一顿的，不想又碰上了这冤家对头。这该死的缺耳朵狗，好凶狠，又机灵，几次遭它袭击，坏了它的好事。它咬你，风一样轻快，没看清就挨了一口；你咬它，刚一转念头，它就溜开了。野猪气哼哼地，粗重的气息冲得唇边的毛须一颤一颤。若没有这条狗，它便可自由自在地享受山里的一切，真是太可恶了。野猪虽恼恨不已，却不肯贸然朝前闯。它呆立了一会，发现狗一个劲舔腿，并没发现它，不由一阵窃喜，眼里露出那种卑怯者独有的狡黠诡谲的光。

野猪移动肥胖的身躯，钻进一片一人高的茅草里，从距狗二十步的地方绕过去。它紧张得心砰砰跳，闭紧丑陋的大嘴压

抑着呼吸，竭力缩小身子，不去碰撞茅草。这时它真恨不得变成一条蛇，好悄无声息顺顺当当地溜过去。呵，想起那又大又脆又甜的红薯，它的涎水直往肚里吞。

风声大了，掩盖了野猪的脚步声，天上地下，都萦绕着低沉的呜呜的声音。野猪到了离狗的最近点。

狗猝然一声狂吠，从巨石上跃下，恰似一颗弹丸，直向野猪射去！

一听到狗的叫声，野猪浑身一抖，知道大事不好，色厉内荏地嚎一声，不顾一切地朝前冲去！茅草被它连撞带裹弄得七零八落，现出一条巷子来。

眨眼间，狗奔到了野猪屁股后。狗知道，硬拚是拚野猪不过的。它只是一个劲地嘶叫，汪汪汪，汪汪汪，叫得野猪胆战心惊，然后瞅空子扑上前去咬它一口。野猪一回头反扑，它便一下子蹦开。弄得野猪只能恼羞成怒地干嚎。

野猪呼哧呼哧抵挡着，奔出芭茅丛，跑过一个山坡，顺着山梁连滚带爬，竟然到了红薯地里。但它决然吃不了红薯了，该死的缺耳朵紧追在后，一连咬了它好几口，好在它皮厚，都没见血。野猪暴怒而又懊丧地从地里穿过，眼睁睁地见着许多裸露半截的薯块从眼皮底下一掠而过。它气急败坏地吐着白沫，趑趄趑趄地往一片杉林里跑。

狗一直不停地叫，叫得响亮，叫得富于节奏，象唱歌一般。噢，它高兴极了，把这偷嘴的蠢家伙赶得满山跑，真是件快事！野猪跑得满身湿淋淋全是汗了，它可还轻松得很，只是稍稍张大了嘴巴。

狗瞅准树木间的空隙跑，一会儿窜到野猪的左边，一会儿窜到右边。吠声在山林中回荡着。

忽然，野猪被一截凸出地面的树根绊倒了，一连打了几个滚，狼狈不堪地嚎叫着。狗得意极了，吠了一声，一下窜到野猪跟前。

野猪恼恨交加，忽见狗到眼前，翻身爬起，趁其不备顺势将又大又长的嘴巴横扫过去。

砰！狗被扫着了，跌进一个刺蓬里，顿觉脑子里迸出许多星星来。等它从懵然中回过神，从刺蓬中跳出，野猪已跑远，只见前头林子里树枝乱摇。

叫这丑家伙占了便宜了！狗气得红了眼，一跃而起，全身拉成笔直一条线，向野猪追去……汪汪！汪汪！……树在它眼里摇晃，山在它眼中旋转。

看见野猪又黑又肥的大屁股了。狗咧开嘴，亮出一对白獠牙，正要往前扑，忽然听见林子里有隐约可闻的喊声：

“黑黑……”

喊声是那样亲切，它猝然站住，急促地喘着气，昂头倾听。

“黑黑！”

喊声从林子那一边传来，轻轻地在树叶上震颤着，以一种神秘的音律穿透林中迷茫的氛围。

狗的那只残缺的耳朵扇动一下，眼里的光柔和下来。静立须臾，它不无遗憾地朝野猪逃遁的方向望了望，便扭转身子，快快地循声走去。

起先，它缓慢地走，走了几丈远，便轻快地、有节奏地跑起来……

2

听见黑黑的汪汪声，杨金莲晓得，定是它发现野物了。追撵野物，那是它最快活的事。

她扯起衣袖擦擦额上的汗，勾下腰去继续砍摘过了包谷棒的包谷杆。

这是块平缓的坡地，夹在两座荒芜的小山包当中。坡地下边是杉林。地里除了包谷外，还间种着三叶草。这种从北方引种来的牧草，在这南方的高山上长得格外茂盛。它的样子有些象紫云英，圆圆的叶片，长长的叶柄，又肥又嫩，蓬蓬松松。绿油油的一大片，犹如一张厚厚的大绿毯。

杨金莲站在地里，三叶草湮没了小腿。包谷杆又瘦又矮，大概是被草抢光了肥水的缘故。

镰刀随着她的手起落，一闪一道雪白的弧线。砍倒的包谷杆被她放成一堆一堆的。地里站着的包谷杆没几根了。天气有点闷热，风都被两边的山遮挡了。热辣辣的汗水，将白底起蓝碎花的衬衣粘贴在她略显粗壮的腰背上。她腰里系着条蓝围裙，将腿卷至膝弯，脚上蹬双棕丝草鞋。壮实的小腿让碧绿的三叶草映衬得发出赤铜色的光来。一头短发齐耳长，乌黑发亮，却弄得很蓬乱，发丝里夹了几点包谷叶的碎片。镰刀一砍下去，两个丰腴的乳房便在胸脯上颤动不已。

听见黑黑的叫声逐渐远去，她有些担心了，怕它碰上大野物，会吃亏的。于是双手合在嘴前，敞开嗓门大声呼唤。

喊了两声，侧耳一听，黑黑的叫声没有了。大概它听见了

她的招呼，往回跑了。

她定定心，拢拢耳边发，然后一气砍倒最后几根包谷杆。

她在一堆包谷杆上坐下来。

包谷杆散发出一股发燥的甜味。有只金龟子在叶片里爬动，弄得沙沙响。脚边，几棵三叶草开了花，送过来极淡雅的幽香。蝉儿在地边一棵枫树上嘶鸣着，使得周围的一切愈发显得沉闷枯燥。

她心里十分烦闷，如堵了一团棉花。脑子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她的目光从锯齿状的林梢上空望过去，微微眯起眼睛，眼角呈现出放射形的鱼尾纹……远山象起伏的波浪推向远方……哦，那些山，多远，多高，多神秘，全罩着一层朦胧的蓝纱。那是些什么地方？山的那一边呢？……最远处的那座最高的山，山巅上有个发亮的白点，据说那是一座百年古庙……她遐想着，全身心都沉入灰蒙蒙的迷茫之中去。一层热乎乎的东西，悄悄地蒙住她的眼睛，天和地模糊了，一切都化作了白蒙蒙浑沌不清的一团……实如其来的莫名的忧愁笼罩了她。最近几天，不，最近几年，她时常这样——想着想着就忧从中来，不可自抑。当然，这都是在她独处时，当着场里的人她从不这样。

恍惚之中，她觉得裤腿被什么挂着了。垂头一看，黑黑咬着裤子轻轻拉她。她咧开嘴一笑，抚着黑黑毛茸茸的头。黑黑不停地摇着尾巴，吐出猩红的舌头，舔着她的小腿，接着又舔她的掌心。她痒痒儿的既舒服又有点难耐。

“黑黑，你咬野物去哒？”

黑黑舔她一口，跳跃着。

“黑黑，你在山上好耍么？”

黑黑呜咽一声，摇摇尾。

“黑黑，你想不想男人？”

黑黑扑上她的膝头。她抓住它的前腿举起来。

“黑黑，下回下山，我带你去，帮你找个对象，好么？”

黑黑尾巴连连摇动，极高兴的样子。

“咯咯咯……”她笑了，双手搂住黑黑毛绒绒热烘烘的身子，慢慢朝后倒去，躺在包谷杆上。那阴沉苍白的苍穹，便似乎整个压到脸上来了。她望着，不觉轻声叹了口气。

黑黑嫌不舒服，头一缩，从她腋下溜了出去，围着她转圈子，撒欢，嗅着她的头发。她的身体的气息与草叶的气味混合在一起。

灰白的天空有几朵灰黑色的云驰过……盼雨盼了许多天了，怎么还不下呢？再干三天，这三叶草只怕要卷叶打蔫了……她想着……一片茫然……

“金莲！”有人喊她，声音沙哑。

她倏地坐起，扯扯衬衣衣襟，整整头发，回首一看，是饲养员陈达保。

“金莲，万秘书来电话，要你到乡政府去，向秦乡长汇报配种场的情况！”

“哦……”她眼睛有点儿发直，耳鼓里嗡嗡地轻鸣，手不知所措地在衣襟上擦擦。

“这一回，只怕真的要拆配种场了……”陈达保的黄眼珠在一堆皱纹之中焦急地闪烁。

杨金莲不作声，脸色有点青，迈步向地边走。左腿被一根玉米秸绊了一下。黑黑若无其事地抬起前爪，在颈脖里抓了两把，往前一纵，跟在女主人脚跟后。

“金莲，到了乡里，你千万态度放好点，跟秦乡长多讲几句好话……当官的都信捧、信哄、不信顶呢！要把他们惹起火来，不得了呢，那配种场就拆定啦！”陈达保说。

杨金莲眉头一锁，没好气地一横眼：“拆就拆！你急么子？”

“嗨，拆不拆对我有么子？我是为你好呀！”

“为我好？配种场是我一个人的？”杨金莲神情异样地逼视陈达保，“为我好！我得了好多好处？哼，为我好……”

陈达保嘴巴张了张，不说话了。

杨金莲顺手从路勘上拔下一根狗尾巴草，狠狠地掐成两截。陈达保的话象杉树刺扎在肉里一样令她难受。为了她好——几乎所有场员都是这样看的，她晓得。他们把自己当成她雇佣的长工，每天都是为她劳作。他们偷懒磨洋工，稍许受些劳累就在背后咒她。若不是在配种场能吃份由乡政府拨给的旱涝保收的口粮，又不用自己动手作饭，他们早跑下山去了。最近以来，她连排工都难排下去，几个年轻后生专门刁难她，挑肥拣瘦不说，还故意找岔子和她斗嘴，以此为乐趣。事情大家做，好处她一个人得。这是大部分场员的思想。

当然，他们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她确实因为办这配种场得到了许多。配种场一创建，她就调来当了配种员，吃了一个月四十五斤的“公社粮”，当时村里大部分人还为吃饭发愁，仅此一项，就令人羡慕不已。不久她的事上了报，当了劳模、“三八红旗手”，出席了县里和地区的表彰大会，后来还上了省城，进了北京，参加了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大会堂，从前只在一年级课本及电影和画报中看到过。在她心目中，那是座神圣的殿堂，是美妙而不可及的仙宫。她作梦也没想到，她这个一身土气的山里妹子，会坐在那缀满群星般的灯光的穹顶下，

听中央首长讲话。那是一些梦幻般的日子，她简直飘飘欲仙，成天沉浸在晕晕乎乎的亢奋里。从人民大会堂带回来的那支铅笔，她至今舍不得用……那时，她感到多么幸福。她欣喜万分地接受了这一切。近几年，虽然没象从前那样频繁地外出开会，但每年还是有一两次。她是县政协委员，每年春节茶话会总要出席的。报纸不再登她的事迹，她是理解的，不能老是宣传她。她已经满足了，她得到的荣誉是太多了。她确实得了不少好处。

然而，人们是不是也清楚她失去了许多呢？且不说因世俗偏见产生的非议带来的羞辱，就讲这明摆的事实吧：一个妹子在这荒山野岭上度过了整整七个春夏秋冬，红颜消褪，青春即往，却仍是孤身一人。人们似乎视而不见，仿佛她落入这种境地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失去的还远不止这些，远远不止……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她沉没在这种失落感里。

几天前，当她得知新来的乡长有拆掉配种场的意图时，觉得脚下的山岭遽然裂开了一道万丈深渊，令她心颤胆寒。她一时间没弄清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直觉告诉她，这恐怕是她一次真正的、彻底的失落了。

杨金莲沿着山路木木地往场里走。脚尖踢着了一块石头，也不晓得疼。场里的十几条牛在山湾里吃草，牛铃叮当叮当响成一片。

一头她用冷冻精液配种生下的小牛犊，披着一身金缎子似的绒毛，从草蓬里伸出长着浅浅犄角的头，打个响鼻，快活地冲她一声长哞。

她浑然不觉。

3

青云山黄牛配种场座落在一个马鞍形的山坳里。主建筑是一栋长长的青砖瓦房，背北朝南，西头是食堂和场员宿舍，东头是仓库和杨金莲的技术室。副建筑则是两幢东西向的小屋——牛栏和机房，与主建筑连接成门形，当中是晒坪，坪里搁着笨头笨脑的配种架，用桐木做成，十分结实，足以应付任何一头烈性子牛的踢撞。

这原是大跃进时修建的一个猪场。墙上的石灰皮剥落了许多，却仍可见到不少用火炭随意画出的过时的标语和粗俗的图画。山墙上用朱砂水画了一头象一样大的猪，虽已褪色，还笑容可掬，高高的背上，坐着一个高举三面红旗的胖伢儿。

空坪前面，有口水塘，水塘下边的坡地上，种了一片磨芋，坡下面是一道被灌木和藤萝掩盖得十分严实的山涧，透过密密的枝叶，传来叮咚的泉水声。

主房后面是块菜地，菜地下边也是陡坡和山涧。菜地边有条山路，曲曲弯弯顺着山梁走向通往一个幽深的山谷。路旁有株两人抱不过来的野板栗树，树梢已被雷公劈去，腰部一左一右伸出两根虬枝。远远望去象是一个巨人赶路走累了，正站在路边歇息。

房东头的山梁蜿蜒而去，直奔峙立云霄的青云山主峰。

此时，天空亮了些，云层由灰变白，薄了许多，太阳隐隐现出白炽的一团，稍稍偏西了。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场员们陆续从山上回场吃中饭了。虽说是乡办的配种场，却没有

按乡政府的作息制度办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山下的村子一样，出工迟，收工也迟。

初秋时节，正是“秋老虎”恣意逞威之时。在南方，其酷热并不亚于伏天。这种季节，配种场的汉子们不论年老年少，一律穿短裤，上身则有的穿背心，有的穿褂子，有的干脆打赤膊。好在这是在山坳里，总算有点风；若在山下，坐着不动汗也会豆子一样往下掉个不停。

几条汉子坐在厨房门外的走廊上，捧着蒸钵呼噜呼噜地往嘴里扒饭。屁股下的木靠椅被压得吱扭吱扭响。

“哎，朱伯，天天辣椒腌菜，屙屎都辣得屁眼发烧，不搞点油荤润润肠肚呀？！”一个黑瘦黑瘦的后生，冲着厨房内说。

“就是！橡木炭不讲，我还忘记哒！”牛牯曲着手指头一算，说，“今朝初十，讲了逢十打牙祭的嘛！”

朱良福坐到厨房门槛上，用围裙揩着一双青筋暴突的手，说：“你们呀，不当家不晓得油盐贵！山下的肉都涨到一块八一斤了！拾块钱一月的伙食，吃么子？吃稻草也还要一块多钱一百斤呢！哼，工又不加劲做，一年弄不到几个钱，开口只晓得要吃！肚里没油了下山去，到自己屋里剥腊肉煮去！”

“嘿，姜老倌回去有老堂客心疼；我下山去只有老鼠子打伴呢！哪有肉吃？”牛牯说，吞下一大口饭，抹去胸脯上几颗颤动不已的汗粒。

“找野老婆去呀！”被称作橡木炭的黑瘦后生挤挤眼，笑出一嘴黄板牙。

“野老婆哪有肉给我吃？她还要吃我的呢！嘻嘻……”牛牯咧开嘴笑，粗圆的膀子刷了一层桐油似的，闪着铜一样的光泽。

“你呀，”朱良福笑笑，点着他说，“硬是只骚牯子！”

放牛的姜老倌走过来，筷子在蒸钵边上敲了敲，说：“哎哎，早上听陈达保讲，乡里要拆我们配种场呢！”

“那就好、那就好！”牛牯一拍大腿站起来说，“这鬼山上，电影没得看的，妹子没得耍的，我是硬斋得受不住了哒！”

“不是真的吧？”朱良福说。

“怕是传错了话。吴书记建的场呢，哪个敢拆？”

“如今只怕不管那些了，不是说改什么革么？喊声拆就拆了。”

“也是该拆了，办它有什么子用啰？每人平均才四分水田，要那么多耕牛做什么子？今年她才摸了两回牛屁股，真是阎王佬儿开店——只有鬼才上门哒！那天碰上农机厂老刘，直骂配种场的娘咧，说是他们赚的几个血汗钱，都填到我们这无底洞里来了！”

“我看，也怪不得人家骂……”

几个人正议论着，杨金莲和陈达保从机房旁的山路上走进晒坪里。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脸朝向她。

“金莲妹子呢，我们场要拆了么？”牛牯笑嘻嘻地大声问，伸出光脚板去让黑黑舔，黑黑却走开了。

杨金莲瞥他一眼，没作声，走上走廊，进厨房去了。

“我讲，拆了好，一个月才发三十块钱，作什么子用？反正家里都有责任田，如今又可以做生意了，闭起眼睛做几天，都不止这几个造孽钱！”

“就是！”几个人附和着。

杨金莲端着饭走出来，接过朱良福递过的小板凳，坐在一旁。眉头微微蹙起，筷子在蒸钵里拨了几下，一口也没往嘴里

扒。

“主要哇，这里太没有文娱活动了！就这么七八个人，七八条枪，连个女的都没有，想娱乐娱乐都没地方去！”牛牯斜眼乜着杨金莲。

杨金莲回瞪他一眼，走进厨房去了。

“哎，金莲不是女的么？”橡木炭问道。

“她呀，不是女的，只能算母的！”牛牯压低了嗓门，得意洋洋地说。

杨金莲放了蒸钵从厨房里冲出来，对着牛牯厉声大喝道：

“你娘是女的还是母的？！”

牛牯吓得一抖，目瞪口呆。

杨金莲愤怒地一扭头，走了，进了自己的卧室。门被摔得砰地一声响，窗户震得直晃，墙上掉下几块石灰皮来。

“啧啧……”牛牯吐吐舌头。

“饭都塞你的嘴巴不住，没看见她心里不快活？”朱良福责备地说。

“咳，往常红的绿的都讲得，她装着听不见就是，今朝怎么发这么大火？象吃了硝药！”

“这还不清白！配种场要拆了，拆了她这个劳模也没有了！”陈达保说，愁眉苦脸地。

“我看呀，你比她还急呐！拆了配种场，回到屋里，媳妇又要你倒马桶咧！”

众人议论着，粗壮的手臂和宽厚的胸脯蒸发出丝丝汗气，闪着黑红的油光……风卷残云般地吃了中饭，男人们卸的卸门板，揭的揭篾席，在走廊上各占一方，垫着疲倦的身子躺下来睡觉。三伏天虽已过去，歇伏的习惯却还在延续。不一会，-